

仙剑问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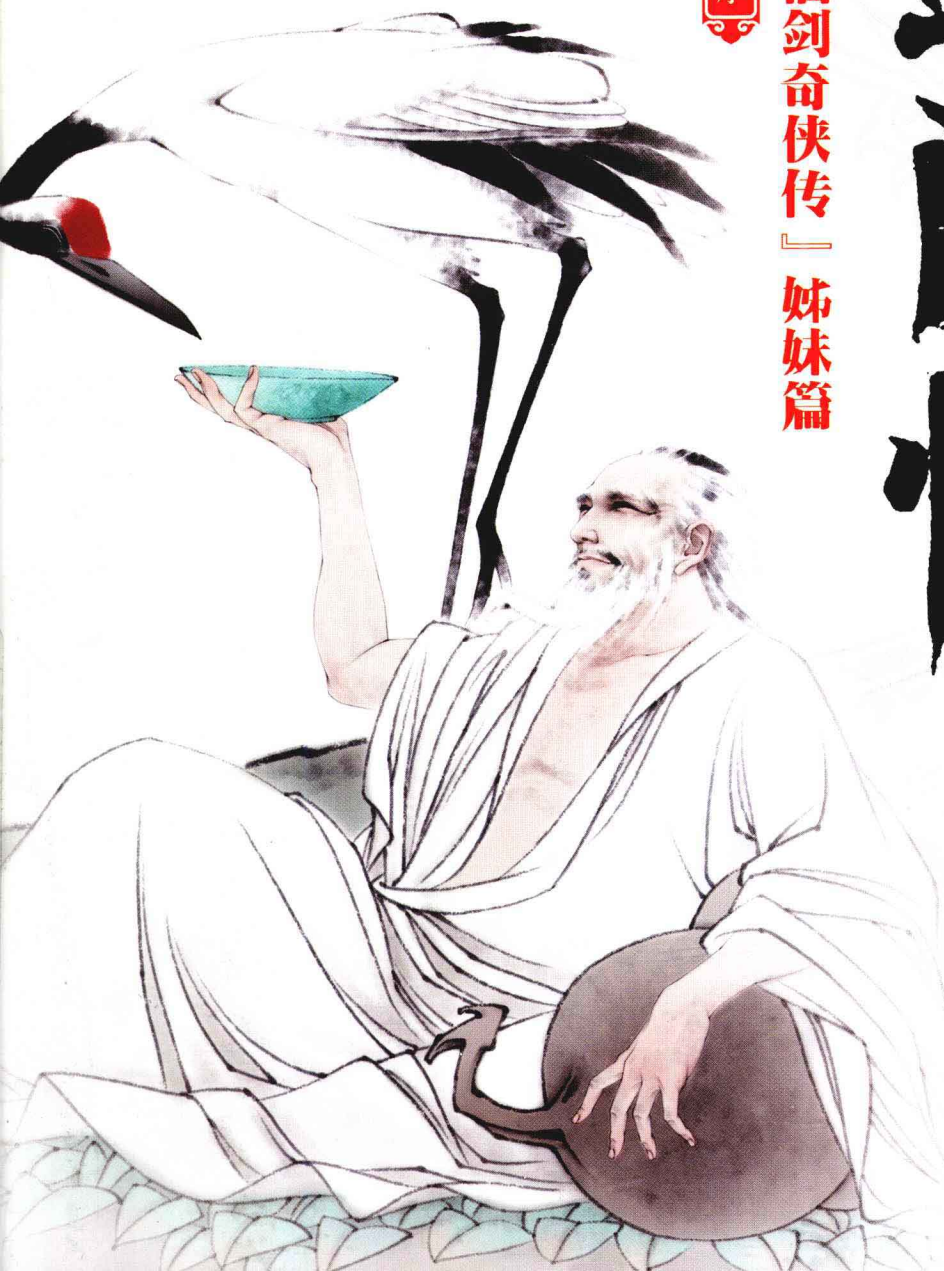
伍

沧海屠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华人奇幻经典，「仙剑奇侠传」姊妹篇

管平潮◎著 姚壮宪 江南◎序



仙剑问情

伍

沧海屠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华人奇幻经典，『仙剑奇侠传』姊妹篇

管平潮◎著
姚壮宪 江 南◎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仙剑问情. 5 / 管平潮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3.5
ISBN 978-7-5502-1495-8

I. ①仙… II. ①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9751号

仙剑问情. 5

作 者: 管平潮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策 划 人: 吴志硕
产品经理: 吴志硕
责任编辑: 张 萌
特约编辑: 李 鑫
封 面 图: 张 旺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封面设计: 宋晓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11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0.5印张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495-8
定价: 33.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第十七卷 神戈鬼电舞天南

- 001 第一章 岂曰无衣？此去与予同袍
- 008 第二章 鲲鹏附骥，抟扶摇而万里
- 014 第三章 欲击三千水，拔剑舞天南
- 021 第四章 海天如墨，神骑奋入鲸波
- 029 第五章 月魄云牵，曾照当时明月
- 035 第六章 水国问情，谁解绕梦罗襦
- 040 第七章 剑焯沧海，光耀虎狼之师
- 045 第八章 寻幽辟路，想神人之窟宅
- 051 第九章 餐霞饮火，看破梦里当年
- 057 第十章 海日摇波，催来艳阵娇云
- 062 第十一章 运筹帷幄，希冀龙战于野
- 068 第十二章 七星耀日，壮沧海之威神
- 073 第十三章 长鲸附骥，瞰百川之争流
- 079 第十四章 蒲海浪惊，匹夫亦可夺魄
- 086 第十五章 粉汗凝香，美灵气之和柔
- 091 第十六章 混迹尘中，偶入英雄之眼
- 095 第十七章 星光结旆，备朱旗以南指
- 100 第十八章 翼展鳞集，信巨海之可横
- 104 第十九章 寒来蒂苑，雪浪若阻证帆
- 109 第二十章 灵木贞香，看她拈时微笑
- 114 第二十一章 视我草和芥，报之血与火

第十八卷 巨海苍茫几尘劫

- 123 第一章 蛇影杯弓，惊巨澜如逝鸟
- 129 第二章 吉光片羽，琼心半沉梦痕
- 134 第三章 涵光凝碧，树欲静风不止
- 141 第四章 飞鸿戏海，翳华盖以逍遥
- 147 第五章 寄情鱼鸟，惊魄三生蝶梦
- 153 第六章 暗澜汹涌，藏沧海之奇势
- 158 第七章 节外生枝，欲尝四海水味
- 163 第八章 纤云都净，灵心不作风波
- 169 第九章 云水淡情，明月步步清风
- 175 第十章 幽靛媚颜，频催英雄之胆
- 181 第十一章 行云可托，沾来几许啼痕
- 186 第十二章 千年魂梦，回眸恰倚东风
- 193 第十三章 落日金熔，涉云梦之无陂
- 198 第十四章 劫生歧路，转瞬天外金猊
- 205 第十五章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第十九卷 刎颈鸳鸯谁画眉

- 219 第一章 热地思冷，醉后诗语犹颠
- 225 第二章 教剑娥眉，不输三千健甲
- 231 第三章 丽日光风，须防射影之虫
- 235 第四章 饰语费猜，谁带春星踏苔
- 241 第五章 情趣自然，怜仰不可方思

- 247 第六章 电雨疾风，晴后浮生燕垒
250 第七章 魔光初透，疑吞万顷苍茫
254 第八章 幽电怒雷，震来千载尘劫
258 第九章 锋芒毕露，只为鸿蒙无主
264 第十章 翠冷烟光，犹恐芳时暗换
268 第十一章 羽客云随，偶慕活泼天趣
273 第十二章 纵马踏星河，长剑倚天外

第二十卷 好乘长风破巨浪

- 277 第一章 不测之端，种于一捻傲骨
284 第二章 凤舞九天，视沧海如杯盖
289 第三章 佳思忽来，片言如能下酒
294 第四章 文质彬彬，君子以恬养智
299 第五章 画影描形，传清名于四海
305 第六章 繁华寂寞，烟火悲兮生别
314 第七章 一言未合，挺白刃以万舞

卷首词·战神皋

忆昔仙子宴仙皋，
五湖同唱大江潮。
几番酒倾污仙袂，
一醉拔剑问神豪。
才观凤仪翔嘉树，
又闻龙阙满琼瑶。
撷取一支去，
别向美人腰。

第一章 岂日无衣？此去与子同袍

就在罗浮山飞云顶悲风肃杀之时，数天前那场灾难的源头，浩渺莫测的南海深处，孟章等人正在南海祖龙所居的澄渊宫中议事。不怒自威的老龙王蚩刚，正坐在黑玉蟠云椅上，听爱子孟章禀报这几日的事宜。等他禀告完毕，老龙王一扫刚严肃穆的神情，露出一丝笑容：

“做得好！不愧我一贯看重。你这招敲山震虎，定然能对四渎起不少作用。”

“是的，父王。”

孟章一脸沉稳微笑，说道：

“四渎龙族，久居中土富庶之地，早磨灭了我族天生的勇猛爪牙。那四渎老龙阳父，当年或有威名，但这两三千年寂寂无闻，一事无成。近百年里，当我南海龙族在万里风涛上劈波斩浪与鬼族辛苦作战之时，那老儿却偷得空闲，整日买醉游玩，游戏山水。这种做派，真是堕了我龙族威名！”

虽然孟章所言激愤，但脸上却神色不动，继续说道：

“云中君如此老朽沉迷，不仅儿臣气愤，他手下河神也多有不满。据儿臣探知，四渎帐下法力最强的黄河水神冰夷，便对四渎龙君这样不思进取颇为不满，常发牢

骚。听细作来报，有几次四渎老龙找冰夷出去游玩喝酒，也被他严词拒绝。”

说到这里，孟章看了看站在他旁边下首的那位寒冰城主无支祁，微笑着接着说道：

“喏，如此下去，恐怕这水伯冰夷，又是位无支祁将军了。”

“少侯所言极是！”

听主公提及自己，白脸阔嘴的龙神部将无支祁赶忙闪身上前，躬身说道：

“这可是我亲身经历，那四渎老儿不能用人，当年只凭着自己是东海太子，就来当四渎总神，实在令人不服。想来那位冰夷兄，现在也该是这般想法吧。”

原来这无支祁，当年是淮河水神，乃上古巨猿化作的神灵，法力强大。仗着自己法力，后来他便在那场洪荒大水中，与前来疏导洪水的东海龙太子发生冲突，争夺总领天下内陆水系的四渎神位。本来，这也只是地位之争，胜者为王便罢了。但这无支祁，当年智勇皆不及云中小龙，争斗中便不免用了些手段，竟企图利用那毁灭生灵的滔天洪水，来偷袭云中君所辖部属——那场大战的结果自然不用多说，因为至今无支祁还躲在南海，一有机会就说云中君“狡猾”。在云中君雷霆一样的反击中，人神共愤的无支祁一败涂地。

而当时在那场四渎神位争夺大战中，各路水神河伯已纷纷倒向云中小龙君。最后一战见无支祁为求四渎之位，不惜催动灾孽，毁灭生灵，惹得各方怨怼，因此各路水神全都郁气难消，力请云中君除恶务尽。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新四渎龙神也准备一鼓作气，将无支祁这路淮渎叛将一网打尽。只是谁也料不到，这无支祁也算知机，见势不妙之下便一路南逃，最后依附到四处招揽人才的南海祖龙门下。而这位南海祖龙蚩刚，虽然出世比云中君早了千年，但因为东海龙族为众龙之祖，不知怎么他辈分上就比云中君低了一辈，因此早就对云中君有些不好说明的成见。于是，因为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蚩刚老龙便对无支祁一力维护，这种情况下，地位并不稳固的四渎新龙神，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随他去了。

只不过，虽然那云中君后来似乎已忘了这段恩怨，但无支祁心中，可从来没把这段深仇大恨放下。自从依附了南海龙族，后来又成为少侯手下战功卓著的龙神八部将之一，眼见着自己一天天得宠，南海军力也一天天强大，渐有虎视北方之心，他这久埋在心底的报仇心思，就像深潭底的渣滓一样，重新活泛起来。在他眼里，深谋远虑的南海老祖龙，还有他年少有为的小主公，就是他报仇的全部希望。因此，上一回小主公下令攻击罗浮，他一听便马上主动请缨，鞍前马后，协助孟章狠力攻杀。

正因为有了这段恩怨，这无支祁此刻才满嘴鼓动之词：

“末将有一肺腑之言，要告与龙君听——正如少侯一贯之言，那四渎一族久居安乐之地，消磨腐糜乃早晚间事。据微臣所知，那四渎辖下的湖令水伯中，像冰夷那样

不满的水神，还大有人在。这一回少侯冰冻罗浮，正是投石问路，若是四读老龙忍气吞声，则他帐下诸神早已积攒的怨气，就会应势爆发出来，很可能像老臣当年那样弃暗投明。而若是四读老龙恼羞成怒，对我南海仓促用兵，则他们那些松懈之军，想对上我南海久战之师，无疑是以兔搏虎，自寻死路，加速败亡而已！”

说到这儿无支祁脸露得色：

“总之依微臣愚见，有龙君运筹帷幄，少君侯算无遗策，这次无论如何，四读一定会分崩离析！”

“哈，说得好！”

无支祁这番话，正说到孟章心坎儿里，顿时让他鼓掌大笑。等他笑声略略停歇，无支祁看了看老龙君蚩刚，见他正对面前的英武孩儿脸露嘉赞之色，便又信誓旦旦慨然说道：

“当今四海之内，也只有龙君与少侯英明神武，志向远大。既然如此，咱们做臣子的，又怎么能不奋死协力？！”

此言一出，老龙与水侯脸色俱佳，旁边那些机灵一些的神将，也一个个出言附和，各表忠心。

等这片称赞之声略停，挺立在众将面前的孟章水侯便徐徐说道：

“诸位，恰如无将军所言，此番南海入主四读之事，还需各位踊跃协助。至于四读会不会仓促动手，据本侯所料，他们应该没这个胆量。这些天里，我们只须静观其变，等他自败！”

“是！”

听得水侯吩咐，诸部将齐齐应声听命。又随口说得几句，这澄渊宫中议事诸人，便各自散去。这之后，偌大的澄渊宫里，只剩下孟章及几个亲信之人留在老龙神面前。

等众将都退出门去，那个一直沉默的水侯谋臣龙灵子，忽然开口说道：

“孟君侯，微臣有一事禀告。”

“说。”

“据微臣所知，前些天派往罗浮监察的神影探马，已三天没有回报。”

“哦，原来是这事。”

听得龙灵子禀报，孟章说道：

“三天不报也不足为奇。先前我已经吩咐过，这些天不要逼得太急，省得他们起疑。”

显然这时候水侯的心思并不在这些小事上。淡然说完，他便有些出神，停了一阵，才重新开口悠悠说道：

“父王，儿臣此次冰冻罗浮，其实只为一入。”

“哦？是那位灵漪儿公主？”

“不是。”

水侯肃然回答：

“虽然四渎龙族上下糊涂，但漪儿是我族名驰四海的奇葩娇女，我自然是极爱的。只不过眼前之事，涉及南海万古功业，请父王放心，儿臣绝不会纠缠在这样的儿女私情之上。我所虑者，唯一人，便是那个四渎老龙君。”

说到四渎龙君，孟章的语气变得有几分幽沉：

“四渎老龙，他膝下那个洞庭君，其人我一眼便能看穿。洞庭君之流，遇小事刚正严明，遇大事短视无为，不知轻重，实不足虑。和他不同，他父亲四渎老龙阳父，虽然刚才我在众将面前将他说得不堪，但此刻跟父王明言，我至今仍看不太透这人……”

“嗯，当然。老父跟他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也对他一知半解。”

祖龙点头说道：

“不管如何，你能在千头万绪之中想到这层，那此事便基本无忧了。章儿，你可传令下去，着紧分派能言善辩之士，去那几个四渎水系的河神水侯洞府拜访，务必说动他们与我共谋大事。另外，烛幽鬼方仍是我族死仇，这期间那东南一线，仍不可松懈。”

“是，谨遵父王之名！”

响亮回答一声，孟章便带着自己那几个亲信属臣，出门安排去了。

路过南海这番筹划不提。再说罗浮山飞云顶上，跟门人告别一声，灵虚便带着九位死士，乘着缥缈的云气，往南方慷慨而行。只是刚行得两三百里，他们便忽见眼前一阵白云漫来，挡住一行去路。

“这是……”

云横前路，醒言心中忽然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刚想极目朝那云中仔细打探，却忽见云中突然闪烁起七色的光华。原本厚实浓密的白云，顿成五彩斑斓的夕霞。只不过与夜晚的霞光相比，这些明丽的云霞未免太刺人眼。正当这时，醒言又听到眼前彩云好像传来一阵雷鸣：

“轰隆——”

正自闻声诧异，忽见云中应声蹿出七道明艳的光华，开始绕着云路中人急速飞行。

“嗯，这个倒很像琼彤那两支神鸟刃……”

眼前这七道迅疾飞翔的虹丽光带，和平时琼彤玩的那两支满天乱窜的朱雀刃也差不多，醒言便忍不住开始联想。正在这时，就听得一声清脆的惊喜叫声：

“呀！好看，我捉！”

话音未落，琼彤已飞身如电，化作赤光一道，在那七道乱窜的流光中胡乱穿梭起来。

“危险！”

流光飞蹿，犀利如箭，醒言已看出其中凶险，赶紧纵身跳跃，想将小琼彤抓回。正在此时，却见那七道虹霓一样的匹练光华，突然收拢飞翔轨迹，转瞬间重又倒飞回白云中去。这一瞬有如电光石火，琼彤只不过一愣神，便被她哥哥熟练地捉回队伍中去。

将一脸不甘心的小娃娃抓回，醒言正要像往常那样教育几句时，却忽听灵虚真人激动地说道：

“难道，终于炼成了吗？”

“嗯？炼成？”

正当醒言闻言一脸迷惑，便见灵虚真人一脸激动，朝那团霞光隐现的云霾叫道：

“是山神驾到吗？那七神剑，终于炼成了？！”

话音未落，只听得云团中传来一阵哈哈大笑，须臾间一位鹤发童颜的老汉奔出云来，来到众人面前。先前那七朵璀璨的光华，此刻正在他身边缭绕，挟带着风雷之音，疾飞不停。

一见这老汉模样，琼彤立即大叫：

“飞阳老爷爷好！原来它们都被你捉到了！”

原来眼前来人，正是罗浮山积云谷中那位飞阳老汉。此刻他仍旧一身葛衣芒鞋，面带着落拓不羁的嬉笑，雪白的须发被绕身而飞的璀璨光丸映得流光焕彩，显出些不凡神采来。

见到飞阳，与琼彤不一样，醒言留意的显然是刚才灵虚真人的称呼：

“山……神？难道这飞阳老汉是……”

正在心中骇然想时，只听得那飞阳仿佛接口说道：

“不错，我飞阳老汉，正是这五百里罗浮的巡山大神！”

说完朝醒言嘻嘻一笑，便转脸对灵虚说道：

“灵虚道长，飞阳不负上清之托，今日终于炼成这天诛七剑！”

话音刚落，疾飞不停的七道流光便戛然止住，悬停在飞阳身周，静静地缭绕着纯净的光气。等这七道流光静止下来，醒言等人这才看清，先前那颜色各异的跳跃光丸，都是一柄柄三寸长短的明丽小剑。

“天诛？”

正当醒言心里琢磨这个名字时，便听灵虚说道：

“有劳飞阳大神，灵虚代上清历代祖师谢过！”

说罢躬身一揖。见他如此，身后诸人除了灵漪儿之外，也一起向飞阳行礼。见他们礼拜，飞阳老山神丝毫不避，大大咧咧也就受了。这当中，他倒向那位伫立不动的

四读公主，微微作了一揖。

等这番见礼之后，一向笑容盈面的飞阳老汉，此刻却敛去笑容，叹了一口气：

“唉，神剑炼成，也不知是忧是喜！”

此中详情，日后醒言方才知，原来这上清七剑，乃上清教某辈祖师，隐约算到数百年后罗浮将有一场神劫，便拜托与他交好的罗浮山神，在积云谷中汇聚洞天精华，淬炼这七把威力强大的神兵仙刃。当初那位前辈祖师取“天诛”之名，便意为自己门中之人，“清静自律，顺天而行；神欲灭吾，代天行诛”。因为事关罗浮，飞阳也一直勤力而为。只是虽然如此，四五百年来无论飞阳采撷多少仙灵运气，这七把天诛剑始终未成。几百年苦思之后，飞阳终于明白，虽然炼剑为了御敌，但剑乃凶兵，尤其这样用来抵御神灵的仙剑，最终铸成需要自然生灵死灭时冲天的怨气。而剑鼎积云谷所在的罗浮山，乃人间洞天福地，数百年来波澜不惊，即使山中生灵生死交替，也大都对应天人之衰，并不能集聚真正的死怨之气。这样一直拖延，直到十四天前大劫终于降临，枉死了许多道人兽禽，才聚集了剑成所需的怨灵，这打造数百年的上清天诛剑，才终于在第二周天上炼成。原本为抵抗灾劫淬炼的仙剑，最后却只能因劫炼成，不能不说是造化弄人。

因此，醒言和大多数上清门人并不知道，在这几天里，灵虚真人一直都在苦苦等待仙剑的炼成，但可惜的是，就在他昨天去积云谷打探时，那几支顽物还是光华暗淡，未能成形。见得那样，本就下定必死决心的上清老掌门，便不待神剑慢慢炼成，决意成行。他也想不到，就在自己出发中途，老山神便给他送来这七把威力强大的仙剑神兵。

话说飞阳身旁绕身飞舞的这七把仙剑神兵，对应着五行二炁，按“金木水火土风雷”，分别名为：

天钧、天枢、天渺、天燎、天墟、天飙、天吼。

合起来便是天诛七剑。因为醒言、灵漪儿、琼彤三人各有神兵，这天诛七神剑就分派给灵虚在内的七位上清宿耆：

灵虚、丹元、洞玄、栖梧、歧黄、石长生，还有那位清溟道人。

现在这七位指点操控七把仙剑的上清真人，全都是派中道法高深之辈。除灵虚、清溟之外，其余几人都是在观天阁中清修上百年的前辈。此前灵虚召令一出，飞云顶上诸门人都深知其中利害，知道若是自己道法低微，勉力去了只会拖了后腿。因此，到最后应召之人，几乎全部是道行高深的耆英高人。现在，他们这些上清长老神剑在手，感受到那一份前所未见的强大灵力，全都欢欣鼓舞，心想此次南海之行，无论如何，又多了许多助力。

而这七把神剑，如意通灵，须臾间便各个认主。此后等众人将神剑收入剑囊，灵虚便又跟飞阳拜托道：

“贫道此去南海，身后之事，还请飞阳大神多多看顾了。”

“那是自然！”

飞阳一口应承：

“真人请放心，稍后我就将上清弟子全数聚于积云谷中，那儿历年积攒的玄天积云大阵，虽然攻敌不成，自保已是绰绰有余。灵虚真人到时候只须全力对敌，替我多砍几剑，也算为我罗浮山殒命的子民多出几口气！”

说罢转向醒言，飞阳露出和善的微笑，说道：

“也请张堂主放心，清河老道此来罗浮，已将你爹娘一起带来，再不怕南海加害。”

“……”

初闻此言，醒言一时愣住。等回过神来，想起那个老道无可无不可的落落笑容，他胸膛心窝中便有些发热。

闲言少叙。等告别飞阳，他们这一行十人便半云半雾，朝南方迎风飞去。这一路上，灵虚略略跟醒言叙说了此行的方略：等到了南海，在暗处先行侦探；然后觑得空处，由灵虚和其他六位长老，全力攻击一处醒言提过的南海浮城，吸引水族的注意。趁这期间，醒言便和灵漪儿、琼彤三人，按预先侦知的消息，尽力去将寇雪宜的遗体抢回——在那时，世间对逝去之人的身躯十分尊重，这回他们被南海神侯抢去女弟子身体，也是深仇大恨之一。至于醒言，更是日夜都想着将雪宜遗体夺回。

就这样在低空中一路飞行，等差不多飞出罗浮山界，越过一片山林，灵虚便招呼众人，准备施法潜踪隐行。这一带灵虚等人十分熟悉，不用看，也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进入的，是一片广袤的原野丘陵；在靠近罗浮山脚的地方，生长着一片浓密的丛林。现在他们便脱离了罗浮山界，立在这片丛林前。

虽然，此刻从那密林中，隐约传来些猛兽的气息，但对于他们这些上清高人来说，这样的林间兽禽，实在不值一提。因此，等灵虚一声吩咐，众人便一个个按下两三人高的低矮云头，落到草丛中，准备遁过这片密林，向南海潜行。

只是就在此时，等他们刚刚落地，突然只见一阵狂风大作，转眼间便到处飞沙走石，烟尘飞扬，遮蔽天日。狂尘飞石之中，还夹杂着一阵阵奇异的嚎啸。乍睹这般异状，醒言等人面面相觑，为首的灵虚真人更是心中大惊道：

“难道是南海恶龙早得了风声，便早早埋伏此处准备擒杀吾等？”

如果真是这样，显然罗浮老山神飞阳那些提防南海斥候的布防，并没起到丝毫作用。这样的话，身后那些山中留守的门人，岂不是……念及此处，即使沉稳如灵虚真人，也禁不住猛然四肢发冷，神色惨白。

“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和神灵相抗？”

“鸣——”

正当灵虚子万念俱灰之时，忽听得前面那片荒野中响起一阵惊心动魄的号角，惊天震林，响遏浮云。而在这凄厉高昂的号角声中，卷地的狂风里又传来一阵滚雷般的凶猛吼叫：

“玄灵教诸部战卒，恭迎教主亲临！”

随着这一声咆哮，只听“咔嚓”一声霹雳雷鸣，众人眼前那片根深蒂固的茂密丛林，突然间拔地而起，枝叶四散，躯干横飞，只不过转瞬之间，原本遮住去路的丛林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

瞠目结舌之中，灵虚等人看到，就在那云天之下、原野之中，不知何时竟排列着无数高大强壮的战士，羽盔皮甲，巨槌重锤，各个面容凶狠，正对他们严阵以待！

“……”

当灵虚看到那些桀骜不驯的战士，竟大多兽首人身之时，便觉得耳鼓中一阵嗡鸣。而就在这时，就在这眼前的千军万马之后，突然又“轰”的一声巨鸣，一片浓重乌云轰然而起，遮天蔽日，翻腾不定——这一回，灵虚等人心里已相对有了些准备，便很快看清那黑色云团的真正面目：

原来那扇扇腾腾的黑色云霾，正是由无数只玄翎黑羽的猛禽组成。暗黑的云天下，那些鹰鹄雕鹏的锋利爪牙，正在高天上闪耀着冰冷的寒芒！

一时间，走兽咆哮，猛禽轰鸣，原本平静的原野丘陵，竟仿如整个沸腾起来！

第二章 鲲鹏附骥，抟扶摇而万里

所有一切皆如幻象，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样的异象，就连灵虚这样见多识广的上清老掌门，一时也有些猝不及防。这时，如果不是天上猛禽的羽翼扇下的狂风，吹得众人衣裳猎猎作响，还有地上那些浓重的野兽鼻息弥漫四周，醒言几人还真要以为眼前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个幻象。

而这幻象还没完结。

正当上清一行相互靠拢、警戒后退时，对面那片森立如林的兽灵军团中，又奔出成百名兽首人身的高大精怪，大约虎豹熊罴之类，如同一阵旋风般往来奔跑、劈枝运木，眨眼间就在那片刚被连根拔起的密林上，建起一座七八丈高的坚固木台——建造

速度如此之快，直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这些精怪，怎么有空大兴土木？”

敌友未明之时，总觉着眼前这些兽灵的举动处处透着古怪。正当醒言众人心中疑虑时，身后却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我知道了！”

“一定是它们又来听哥哥讲经了！”

这悦耳声音如同清脆百灵，不用回头看，也知道是那位被他们护在身后的小女童。

琼彤这么一叫，那几个上清长老还有些莫名其妙，但醒言和灵漪儿心中，却是蓦然一动。急忙朝对面仔细观瞧。这时候，对面阵中忽又响起一阵洪钟巨雷般的声音：

“玄灵教诸部，恭请张教主、大师姐上台阅示！”

伴随着这声话语，天上地下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欢呼”。

“张教主……”

有了先前之言，再听得“张教主”三字，醒言心中忽然升起一个荒诞的想法。心中动念，便转身看看那个女娃，恰发现她那小脸蛋上，正有些得意扬扬。

见琼彤这模样，她那心机敏睿的堂主哥哥已知道，看来这次，又是这位不可以常理揣度的小妹妹，不知何时暗地给自己做下这件好事。而琼彤这时候见他看过来，忽然有些不好意思，目光闪躲着堂主哥哥的注视，神色忸怩地说道：

“哥哥，别骂我……这事情琼彤今天才记起……其实有次真的想告诉哥哥，但又忘了从前到底有没有忘记……”

小妹妹说话依旧夹缠不清，着急时甚至有些大舌头，但这时候醒言已没空计较。

得了琼彤确认，他便赶紧考虑起对策来。正有些额冒冷汗，忽听身前灵虚真人开口说道：

“醒言，这么说，这些野兽精怪是友非敌了？”

“是啊，应该是！”

“哦！既然如此，那你还等什么？”

“呃？”

醒言闻言，朝灵虚愕然看去，却见这位道教老掌门正满面笑意。

“多谢真人点拨。”

有了灵虚首肯，醒言再无迟疑，当即拉起琼彤小手，脚下一阵云雾蒸腾，朝那座高耸的木台飞去。离地之时，还不忘回头跟灵漪儿说道：

“灵漪儿，你们都来。”

于是转眼之后，姿容高贵的龙族娇女还有那几位仙风道骨的上清真人，全都升到

高台上，立在醒言身后。等醒言等人登上高台，那脚下原野上的茫茫兽精军阵中，又响起一阵鼙鼓号角，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野兽嚎叫，直冲云霄，嗷呜不绝。

等醒言等人在高台上立定，高台前一阵卷地狂风，兽群中有两个容貌怪异之人平地飞起，奔到高台上少年面前。只见这两位青甲黑袍的怪客抱拳躬身，恭恭敬敬深施一礼：

“麒灵堂堂主白虎坤象，羽灵堂堂主天鹰殷铁崖，拜见教主！”

隼目鹰鼻的羽灵堂堂主恭声禀道：

“禀教主神师，自那南海恶神屠我罗浮生灵，夺去大师姐遗体，这些天里我们已召集本教各处山泽谙知水性的战士，在此集结，等待教主指示！”

话音刚落，旁边那位面如满月、身高体胖的红脸老者，满脸悲愤地接言道：

“禀教主，大师姐遇难那日，罗浮山中玄灵教主力，大都在中土荒原各处山泽传道，但教中各地选派的新生妖灵，却在山中听教中长老宣讲教主的圣言大道，没想却被恶龙屠戮。可怜它们都没什么法力，天地剧变时竟大多遇难。而那场劫难中，罗浮山我教蒙昧未化的子民，更是死伤不计其数……”

气猛声烈的麒灵堂主，说到此处却已是言语哽咽，一时竟说不下去。

听得他这话，醒言正是感同身受。当日那罗浮山天寒地冻、尸横遍野的景象，还有那个清冷如雪的温柔面容，重又浮现在自己眼前……不知不觉中，他的拳头已紧紧攥起。

正当他悲愤交加时，身前这两位玄灵教的首领，一齐躬身，恳求道：

“如此深仇大恨，还请教主主持大局！”

他二人说这话时，原本喧闹的荒野已变得鸦雀无声。四下里，只听得见天空中翱翔的鹰阵，扇出阵阵“呼呼”的风声。

当这四野静寂之时，当年那讲经少年，突然被告知自己已成妖灵教主，心底顿时像开了锅一样沸腾不止。表面上，他也和大家一样，静默不言。

一时间，风声飒飒，四野沉沉，眼前这天地仿佛一下子静止下来。

“好！”

这样的沉寂并没持续多久，便被一声震石裂云的喝声打破。年轻的道家少年，当抬头看到荒野中那千百双眼眸中射出的真诚目光，心中便有了答案。于是这苍茫荒野中，便回荡起一阵慷慨的话语，徘徊震荡，有如清越的龙吟：

“诸位玄灵教友，我张醒言，今日在罗浮山南立誓，从今以后，我将和诸位同生共死！”

浩荡的宣誓如同波涛一样，瞬间淹没了整个苍莽的荒原。听得这样铿锵如铁的话语，即使是那些蒙昧未知人言的精怪，也立即从掷地有声的语气中领会了它们教主的喻义，于是整个寥廓荒莽的岭南丘陵平原上，各样的粗重兵器全都被向天举起，此起

彼伏，就好像飓风卷过的海洋。

面对着这样波澜壮阔的情景，醒言也被感染，一时间热血沸腾，心中似有一股压抑不住的豪情，从心底喷薄而出，化作一阵磅礴呼啸的话语：

“诸位教友，我等人类妖族，尽皆天地育化的精灵，皆是平等的生灵。只是有些高高在上的神灵，却视我们有如蝼蚁。为着一己之私，他们便可以任意屠戮生灵。这种情形，溯其根源，还是因为我们有如散沙一盘，不敢反抗，那些恶神便愈加骄蛮。长此以往，恐怕离灭族之祸，也不远了！”

就如同昨日清晨傲立群山、呼啸万里一样，此时少年的话语奔腾蓬勃，所有原野云天中的鸟兽禽灵都听得一清二楚。见到这般情形，便连早已关注他的灵虚真人，也不禁暗暗称奇。

等醒言这番振奋人心的话语落定，兽灵军团中那些未晓人言的精怪，开始时跟着身边修炼更久的前辈小声地学舌叫好，不多久便越叫越响，和伙伴们的呼声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

而这时，兽群中那些兴奋无比的昆鸡狼骑、水兕青牛，已从大群中分出，奋爪扬蹄，围绕着庞大的妖群环转奔跑起来。疾奔之时，蹄声隆隆，有如庆贺的爆竹锣鼓。

这一刻，这样壮阔恢宏的欢呼嚎叫，已顺风传出百里，清晰地传到那些早已避得远远的猎户村民耳里，直让人心神战栗，摇摇欲倒。

当然，这样冲天盖地、弥漫州县的妖氛怪气，并没人敢来探视究竟。最近这附近州县的民众，听得罗浮山中七月飞雪，虽然听说是南海龙王降下天谴，但其中有没有其他内情，他们也并不知晓。现在又见到这样神神鬼鬼之事，他们这些小民自然不敢胡说妄言。

而这一日，八荒震动、天下妖主诞生之事，南海郡那些州史县志中，却连一句“野有妖氛”都不敢提。看来，官修正史，大抵如此。

再说这罗浮荒野，不知是否感应到妖主出世，原本便有些阴沉的天空，忽然间风云突变，雷电大作，顷刻便已是暴雨倾盆。只不过，虽然大雨瓢泼，却丝毫不影响那些妖怪精灵庆祝的心情。各执简陋兵械的兽灵，全都在大雨中昂首向天，斧矛挥举，口中“嗬嗬”作声。雨云中那些翱翔的禽怪，则不顾大雨冲袭，全都翔集在醒言的头顶上空，为他遮风蔽雨。

见到这般情景，张醒言心中也十分感动，当即感慨谢道：

“多谢诸位盛情，今日我虽顶此教主名号，也只为族中做事而已，和大家并无什么尊卑之别。现在只有一事可惜，可惜这般吉时，我没有美酒犒劳大家……”

正遗憾说时，却突然听到从远处云中传来一个宏大的声音：

“谁说没有美酒犒劳？”